

短视频,要流量更要正能量

父亲的麦子

仲利民

父亲打来电话,与我闲聊了一阵,最后轻声地问我:“什么时候有空回家看看?”我知道,父亲是想他的小儿子了。妻子在城里的工厂上班,儿子在城里的学校就读,我则坐在城里的家中写作。父亲住在乡下,与我们相距30多里路,可是因为乡下道路的泥泞、崎岖,仿佛相隔很远。妻与儿子都不想回乡,盼到一个星期天,一家人想在一起散步、逛逛街,或者陪儿子去动物园里玩玩。但是我决定,这个星期天去乡下看望父母,父亲的提醒让我想起已经好久没有回去看看他们了。

到乡下父母家时,院子大门紧锁着,邻居五婶告诉我,父母去田里看麦子了。我把行李放在五婶家,带着妻儿一起向后面的麦地走去。父母正陶醉在绿油油的麦田里欣赏呢!见到我们,才有些恋恋不舍地走出那片麦田。小麦已经长得很高了,齐刷刷地,微风吹过,就像排着整齐队列的士兵。父亲转过身,抱着我的儿子,不停地亲吻着,儿子咯咯地边笑边躲着。“爷爷的胡子真扎人!”儿子的话让我想起父亲硬硬的胡茬,小时候,父亲最喜欢用他的胡茬在我脸上来回地刮,现在他又喜欢这样逗弄他的孙子。

“今年又是个好收成!”父亲像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在对我说话。我曾多次劝过父亲,让他丢掉乡下这二亩地,跟我们进城去享享福,可是父亲却恋着家乡的土地,每季把庄稼侍弄得油汪汪的。看到父亲陶醉的样子,我有些漫不经心地问:“庄稼有什么值得留恋的?忙起来累得要命,到最后也落

质量,甚至为了“红利”使出招数。众所周知,目前有大量年轻人活跃在各短视频平台,如果对粗俗的内容听之任之,对错误的价值观放任自流,则不利于短视频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,更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。

宣传思想工作是要做人的工作,人在哪里,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就在哪里。因此,治理短视频乱象,监管部门重任在肩、责无旁贷。此前,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、公安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广电总局、全国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等部门,开展网络短视频行业集中整治,为短视频行业带来了一股清风。更要认识到,高传播、低门槛,这是短视频存在的特点,传播量化、碎片化、便捷化和不可控化,更为监管带来了难度。正因此,消除短视频乱象,除了监管部门发力,也需要平台尽职,共同形成合力。

“自觉讲品位、讲格调、讲责任,

次,至今已不觉新鲜。应该看到,无论网络直播还是短视频,这些新业态的涌现,不仅为企业带来巨大商机,还“调剂”着大众生活,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。更重要的是,互联网新业态风生水起,风头正劲,恰可说明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充满无限生机,孕育无限可能。只要敏锐把握时代潮流,善于开疆拓土,就能在互联网“蓝海”中找到一席之地,同时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。

“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。”由于绝大多数用户并非专业人士,所制作的短视频趋于平庸化,这也无可厚非。但如果走向庸俗、沦为粗俗、甘于低俗,乃至违背公序良俗,挑战法律底线,就值得警惕了。有的用户在“吸睛就是吸金”的逻辑支配下,用充斥着“黄赌毒”的内容获得点击量;一些短视频平台奉行功利化的思维,往往放弃守土有责的责任,只讲流量不顾正能量,片面追求日活量而忽略内容

王石川

自编自导自演,拍个短视频给生活加料;录一段短视频,展现一番鲜活的城市形象;还有检察院专门录制短视频,通过真实案例推行法治教育……如今,短视频日益“渗入”日常生活,甚至有人认为短视频已成为视频领域的第三极,与电视台和网络视频节目成鼎足之势。虽有夸大之嫌,也足见短视频的迅猛势头。

其实,早在几年前,就有人判断,短视频是继图文、长视频、直播之后的又一个流量洼地。日前,一份研究报告显示,2017年以来短视频行业持续火热,用户规模日益增长,用户红利仍在,有较大的用户发展空间,预计2018年将达到3.5亿多人。与庞大用户相比,短视频数量特别是播放量早已以亿为单位,一些短视频播放量高达千万乃至数亿

周萌

金秋之歌

麦穗低下头去
面对母性的大地
它要献出柔情一曲
秋风送爽,也送来
如歌的风光
那沉甸甸的收获
咏叹着每一滴
晶莹的汗珠
那黄澄澄的原野
缀满感恩的音符
看 向日葵起了脖子
听 它们正放声歌唱
来吧
放下手头的琐事
面朝这大好河山
亲爱的
你也可以唱得响亮

任随平

秋到极致是素简。
一黄叶,一水塘,一缕薄霜几声鸭鸣,就勾勒出素秋之淡雅、之明净。
在这样的图画里,那叶,那水,那薄霜那鸭鸣,便是跃动的诗句,抑或洒染诗意的水墨了。

我喜欢望秋,在一望无际的素净里。
叶是旋转着的,悠悠然,淡淡然,不疾不徐,似乎着了风的魔性,翻转着,回旋着,将叶落归根的情怀旋舞出一段段优美的弧,每一段,都在阳光里馨香着,若一段故事,迷离着时光旖旎;若一封裁剪了的短函,韵致着几分优雅,几分猜想与遐想。若是在山间,这叶,就落在草木铺就的眠床上,若是在崖边,就落在一个人静默的仰望里,若是在河岸,一枚叶,就一定承载了一叶扁舟的命运,在无尽的漂泊里,将秋

张光恒

头顶上的天空,洁净高远,湛蓝如海,天地间,愈来愈苍凉,凝重,日日呈见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的景象,素净的秋日,悄然来临。

就在你不经意间,树叶飘落,恰如秋雨,不疾不徐,簌簌洒洒。时常有邻人,将树叶扫拢成一堆,用火点燃,便有袅袅的青烟,缓缓升起。就有一股烟火的气味,慢慢弥漫开来。天空中的太阳,依然温暖,透过秋之雾霾,缓缓地照下来,使人倍感深秋的温馨,安详,宁静,令人常常疑是阳春三月又复降临,但那倒地的枯草与满地浅霜,已明确告诉我们,深秋已经到来!



《桔红杏黄时》

陈伟亚摄

素秋

天运回到时间迷离的深处。
至于水塘,总是在你不经意处突兀出现在大地的腹地,明亮地照耀着,像大地豁然睁开的一只眼睛。天空是澄澈辽远的,水塘是明净安谧的,穹苍的蓝,就遥遥地洒落下来,落在水塘中,落成一页丝绸,那水塘,走近了,让人顿觉多了几分神性,几分宁谧幽深。水塘周围,是遍布的芦苇,在深秋的风里,白了头,叶子金黄着,摇摇曳曳,飒飒作响,若暮年之人,相互搀扶着,沐浴在秋风中。秋风细微时,它们就在沉默里思考抑或冥想,想一些久远了的心事;秋风劲吹时,它们就晃荡着身子,若絮语,若聆听,总之,每一株都在一份散淡闲逸里透出几分优雅的风骨。这个时候,我总是不由想起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哲思录《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》,他说没有信仰的人是不幸的,的确是,这些站立的芦苇,每一株,都是一个思考着的人,他们面对瑟瑟秋风,不但没有将自我归于暮年的沉寂,而是在沉寂的时光里,重新打开了思想的暗匣,在这里,完成着生命最后的礼赞与成熟。

爱水塘,便爱上一份悠远的遐思,思秋思己睹物思情。
而秋鸭,就在这睹物的情怀里将几声鸭鸣丢过来,秋天,就像一枚随风而舞的叶子,被推过去,推向远山以远,推向秋野之远。
远是一种距离,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猜測,就像一份记忆,沉淀在时间的流里,就多出一份古旧,一份恍若隔世的牵念。望山,将散淡的身心安于此山,望彼山。山因了远望而宁静,而平

愈远,愈远愈小,最后剩下的,只是站在深秋的廓廓中,望着天空南飞的雁阵发呆。直至时令走进白雪漫天飞扬的时节,再回想昔日曾经洒满黄叶与白霜的大地,是多么的让我们神思悠远,心生向往。
踏着满地白霜,些许与浅白秋霜相关而又意境深远的绝美佳句,会从虚空中,如秋日高空鸿雁,渐次而来。细品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。”的冷寂,“水路凝霜雪,林樾见羽毛。”的枯寒,多少令人心生归隐的念头,这点,节奏快得几乎乱点的现代人,已没办法去体验。季节的变换,大自然的奇妙斑斓,只有心性悠

易,少了热烈,少了躁动,就那样守住一分闲逸。水因了远望而瘦弱,而沉静,潺潺湲湲,不徐不疾。一切都是恰到好处,枯了的草茎,草茎上的薄霜,薄霜暗藏了的锋芒。草茎干枯,却坚定有力;薄霜虽薄,却明净有度,一切都在渐变中守住了素雅。

情到深处归于平静,秋到深处归于素简。
素秋,隐逸的是一份淡雅的情怀,是一幅闲云野鹤之外的留白,是一个人渐行渐远里蓦然回首的一次守望。

秋风渐紧秋已深,回望故园,故园秋正浓。
回望时光流转的生命,守住一份独有的素简,不就是守住了秋之精髓么?那渲染生命色彩的水墨,不就是典雅的素淡么?

小时候,我常在母亲坐下休息时,给她辮满头的辫儿。可忘了何时,母亲开始躲我,袭我,不让我碰她的头发。有次放学早,回家便看到新奇又心酸的一幕:父亲戴着塑料手套,端着一盘黑糊糊,用牙刷一格一格剔着母亲的头发发了又剔。父亲很不自然地说:“你染头发白了,染染。”知道这个秘密后,我不再碰母亲的头发,看到被染发剂伤得黑中泛黄泛红的头发,心就难受。
母亲对头发不再在意,任由它彻底变白,貌似是在我这个她的老儿子娶妻生子之后。她说:“人老了就是老了,头发白了就是白了,随它去吧。”如今,守到老屋的母亲顶着一头白发进进出出,倒让我心生温暖;我已渐老,母亲还在,真好!坐在父母身边,父亲对母亲

头上草

张金刚

说:“你看老三这头发多好,油黑油黑的。”我冲二老一笑:“你们的老花眼哪能看到我冒出的白发。”餐桌上,母亲一头白发,父亲一头稀发,我一头黑发,凑到一起大笑起来。墙上的老相框里,头发乌黑浓密的父亲、编着麻花长辫的母亲,一直面露他俩结婚时的喜悦笑容瞧着这个家,瞧了五十多年。

说与妻,说与子,“谁也不逃过,我也开始掉发了。”可不!每次拖地都要为了她那那些落发扫了又扫,擦了又擦,擦了又抹,累到直不起腰。想当年,妻几次说要剪成短发,我都大加阻拦;剪是没剪,她却悄悄焗过淡黄色,烫过波浪卷,我都不以为意,悄悄告诉她:“就喜欢你那一头乌黑亮丽,柔顺飘逸的长发。”她嘿嘿一乐,没再动过头发的心思。

我的短发每月必理,且锁定一家老店。理发师从老高换成小高,我已理了二十年。小高边理边说:“你头发也稀喽!”我打趣他:“你已脱光头了!”我坐等理发的空当,特别爱看别人的“头上草”。有被人捉住、哇哇大哭的黄毛小子,有撩着秀发美姿靓丽的帅哥靓妹,有发型奇怪、染成彩色的时尚青年,有简单朴素、从不挑剔的中年老年……瞅着来往顾客的“头上草”,如若看过了人的一

头上草,长在头上,也长在心里,最能反映情绪。头发凌乱,情绪便也凌乱;头发精神,人也跟着精神。“当管理发髻,对镜贴花黄”,鬓发盛美如云,心头何其欢悦。“白发三千丈,缘愁似个长”,愁到白了头,白了头更愁,白发总是伴愁苦。时至中年,我常在梦中惊喜,梦到“一夜白头”或“眼灵绝顶”,摸摸头,还好,“草”还在。
一日清理橱柜,翻出了十四年前女儿出生时珍藏的一小布包胎发,郑重其事地交与女儿保管,希望她有朝一日青丝变白雪之时,能手握这胎发想起已经消失的父母,想起艰难走过的岁月。

小时候,我常在母亲坐下休息时,给她辮满头的辫儿。可忘了何时,母亲开始躲我,袭我,不让我碰她的头发。有次放学早,回家便看到新奇又心酸的一幕:父亲戴着塑料手套,端着一盘黑糊糊,用牙刷一格一格剔着母亲的头发发了又剔。父亲很不自然地说:“你染头发白了,染染。”知道这个秘密后,我不再碰母亲的头发,看到被染发剂伤得黑中泛黄泛红的头发,心就难受。
母亲对头发不再在意,任由它彻底变白,貌似是在我这个她的老儿子娶妻生子之后。她说:“人老了就是老了,头发白了就是白了,随它去吧。”如今,守到老屋的母亲顶着一头白发进进出出,倒让我心生温暖;我已渐老,母亲还在,真好!坐在父母身边,父亲对母亲